



鸟儿们的歌

胡世宗

鸟儿们的歌

胡世宗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frac{1}{32}$ 印张: 5 $\frac{3}{4}$ 插页: 2

字数: 70,000 印数: 1—3,150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58·609 定价: 0.46 元

以简代序

谢 冕

世宗：

高兴地读到了你的新作：组诗《鸟儿们的歌》。你寄作品给我看，在你，是“怀着一个小学生写了一篇自己满意的作文交给语文老师看的心情”；在我，却也相似。读了《鸟儿们的歌》，产生了象是小学生聆听了老师有趣而寓有深意的故事之后的满足的心情。我从《鸟儿们的歌》里，听到人生的歌，我觉得是在受着诗人的启示。

最近很忙，很少读作品，你的作品也不多读。我所能加以比较的，是《北国兵歌》。我觉

得，《鸟儿们的歌》（当然，也许还有你提及的《爱辉行》、《战烟的追念》等作品），在你的创作中，是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你初学写诗时，要用诗来表现人民军队充满朝气的生活实际，这个观念是明确的。因而，你那时的诗，很具体，很实在。读了那些诗，能窥见切近于生活的真容，这当然是好的。但是，也可以说，这不一定全是好的，因为你太拘泥于生活的实际。你那时的诗，思路不开阔，联想不丰富，太拘谨！长此以往，必有局限。诗植根于生活，但又要很超脱，它不应当被“生活”所捆绑，而应当在生活的弹跳板上腾跃，“挣脱”它，而向云天万里作自在的“逍遥游”。飞机通过跑道飞向高天，诗也要通过生活争取一个无边际的想象的空间。《鸟儿们的歌》就是你的创作中一批作这样飞翔的“鸟儿”，我祝它们鹏程万里。

这组诗讲的是人生义理，却不是通过直接的说教，也不借助习见的生活场面，而只是通过一些我们知道的、或不知道的鸟的故事来暗

示。这也许就是托物言志，说透了就是一种取譬，这是诗的“惯技”。诗，大凡直说的，效果总差，大凡曲说的——即借助某种联想，加以引申而后让人体味的——效果大体是好的。我想过，我们写诗，总不好摆脱这种诗反映生活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方式的。

这组诗的最后 一首，是《关于鸟的思考》，就思想性而言，最具尖锐性。小时候，母亲问：树上十鸟，打落一鸟，尚余几鸟？答：都飞走了。于是反问母亲：那飞跑的九只鸟儿能否再回来？回来后，会不会再被打落？这个反问是意味深长的，它把一个智力测验的命题，变成了一个关于人的命运的思考的命题，而这种思考是令人揪心的：

我越想越觉得问题重要，
直到如今我仍在继续思考……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在这个严肃的故事面前，认真地思考一番：我们应当如何为那些“惊弓

之鸟”创造和平而不受危害的生存环境？

我觉得你的诗比以前深沉多了。你的诗的进步，恐怕主要不是在艺术上，而是在思想上。从艺术上讲，你仍然象过去那样写着半自由体的诗，语言风格上也没有太多的改变。但是，你的思考深入了，你能够通过一些“微言”，来昭明“大义”。

在这里，你歌颂了三种鸟儿：始祖鸟、萤鸟、啄木鸟，都是一些“丑”和“笨”的鸟。古老的始祖鸟，只有既蠢又笨的“简单的翅膀”，但是，它有自由而无拘束的对于天空的向往。萤鸟可以说长得很丑：脑袋顶上生出翅膀，身上裹着杏黄色的硬壳，但是它发光，可以为夜行人引路。啄木鸟既无华羽，亦无珠滑玉润的歌喉，它不会用婉转动人的歌声去颂扬参天的高树，它只会以单调的啄木之声，锲而不舍地默默地为大树治病。读着这些诗，我觉得你是在讲一种美的东西：美的品格，美的情操，美的追求。而且，我还觉得，你是在企图改变业已被颠倒的社会对于美与丑的观念。

这一点，读了《鹦鹉的歌》，就清楚了。
这些美丽的鹦鹉，这些讨人喜欢的鹦鹉，它们要是如象开头所说，仅仅因为“只有声带和舌头，没有大脑”，当然是可怜的，也许还能引起人们的若干同情。然而，情况比这要坏得多。它们不仅为了讨好人们而趋尚时髦，而且还若无其事地自我标榜：

我学过的话有百条千条，
它们的含义我压根不去思考。
如果说错了，我概不负责，
因为每句话的出处，我都能找到！

这便是可悲而又可恶的！

诗歌要表达人民崇高的审美理想，你颂扬那些又“笨”又“丑”的鸟类，正是这么做的；同时，诗歌又要表达人民对于丑的揭露，你在这里对“美丽”、“聪明”、着实讨人喜欢的鹦鹉的抨击，也正是这么做的。你履行了诗的神圣职守。我觉得，那些象鹦鹉的歌一类的只求

讨人喜欢的诗应该减少以至绝迹，而象你这样对于鸚鵡之歌进行批判的诗应该多些更多些。

这些诗中，《笼中鸟的歌》给我震动最大。它给予我的，不是那种对于崇高精神的向往，也不是那种对于阴鸷丑陋的憎恶，它带给我的是痛苦。我一边读，一边不由自主地想：但愿我、但愿我们都不是这种笼中鸟！也许，我们曾经并不情愿地、程度不同地有过笼中鸟那样的际遇？我们的飞翔功能逐渐退化，我们也逐渐地习惯于那种“在笼子里慢慢饮水”，“在笼子里轻轻鸣叫”的生活。但这能责怪我们吗？——笼中鸟并不是自觉自愿地钻进那透风的囚牢的！

也许可怕的还不是那个别人做好的虽然四面透风却又是有形的囚牢，而是那些鸟儿自己制造的心甘情愿地关进去的那些无形的囚牢。——那些鸟儿在那特定的生活环境中所产生的特定的意识：

我害怕变幻莫测的云朵，
我害怕猛烈摇动的树梢，

我害怕飓风把我刮到天涯海角！

甚至怕雨水淋湿我的羽毛。

还有更为可怕的：

如今笼子已被砸个粉碎，

我怎么办呢？这多叫人烦恼！

我是飞向森林、飞向云霄呢？

还是去把新的笼子寻找？

我觉得你在这里写出了一代人、几代人的命运及其思索。也就是在这里，我得到了开初讲的那种感受，我觉得我是在谛听令人战栗的（远远超过了“有趣的”）故事，尽管你隐约地用了近于诙谐的调子，有时甚至还带着微笑。

笼子砸碎以后，许多鸟儿飞向那密密森林，浩浩蓝天。却有不少鸟儿惶惶然不知所措，它们觉得没有了笼子便无所归宿；而且，居然生活中消失了笼子，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它们觉得生存也发生了问题。

你是深刻的，仅仅这一点，就值得向你祝贺。

南宁诗会期间，与方冰、晓凡、阿红诸同志小聚十余日，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他们岭南之行谅已归去，当是空前的丰收，请向他们致意。

谢冕

一九八〇年六月五日北京

二

世宗：

匆忙中，读了你即将出版的诗稿。这些作品促使我提笔写新的一封信，以为去夏那信的补充——我觉得，只谈《鸟儿们的歌》已经不够了，在你的勤奋的创作实践中，蕴有更多的引人思考的东西。

一月里，雪花静静地落，
落在湖泊，落在森林，落在沙漠……

一月里，雪花静静地落，
染白田原，染白道路，染白房舍……

（《雪花静静地落》）

你的诗，把我带回一九七六年最初几天的阴冷记忆中去。那时，我们从不同的单位来到了一个报社帮助工作。那里离天安门很近，我们每天都感受到祖国心脏的巨大悲痛，我们也每天都感受到它的潜在的力的奔涌。你以极大的冲动，偷偷地写着当时不可能发表的诗。第二辑中的许多诗篇，我都是在那些躁动不安的日子里读到的——听着这些悄悄地流动在心灵的声音，我因而确认：作为一名穿着军装的诗人，你是一位可以信赖的士兵。我们的友谊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诗人的生命，可以喻之为燃烧着的火炬。他把人民最珍贵的爱憎之情加以提炼和浓缩，化而为不竭的能源，然后，喷射，爆发！你身上不缺乏这种激情，而且你的激情中总含有冷静的思索，你的特点是并不一味地爆喷。当

然，抒发那种澎湃激昂的情感的巨流，也许并非你的擅长。也许你竟是“出生在不知名的山里，那样清澈，那样小，那样细”的一曲“山溪”。但你有属于时代的使命感，你没有因其“小”或“细”而停止了自己的奔腾——而是“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山溪》）！

我常想，每个人的阅历，素养，才情都不同，何必要他们唱一样的声音呢？世界那么丰富，一个诗人的主客观的契合又那么复杂，要他们对他们所把握的对象作出“一致”的“反映”，可以说是一种痴愚！倒不如，让他们以自己所喜爱、所擅长的方式，在各自的领域中自然地、尽情地翱翔！

在你的诗集中，有一首艺术上并无明显特色而易于被忽视的诗，但它所阐发的见解却引起了我的关注，这就是：

椰子树象什么？

不象芭蕉，也不象棕榈。

椰子树就是椰子树，

太象别人就没了自己。

(《椰子树象什么》)

椰子树就是椰子树，或者说，我就是我，在这里，你提出了一个多么睿智的命题。在诗歌创作中，“太象别人就没了自己”，无疑地属于艺术规律的范畴。

当然，从习作到娴熟的过程，总有个由“象别人”到“不象别人”的过程。你写《北国兵歌》时，当然还属于“象别人”的阶段；只是到了《鸟儿们的歌》，你才有了独到的思考。这显然是一个长的过程。如前信说到的，我以为你的创作到了一个产生变化的时刻，你的诗已经显露了不是“太象别人”的特点。当然，能够在艺术上卓然自立，还须经历一番较之思想内容上的新颖深刻更为艰苦的奋斗。

作为战士，你仍然唱着兵歌。如你自己所判断的，收入这个诗集的部队生活的短诗，已经“挣出了写《北国兵歌》的一些束缚”。是这样。你在生活面前显得不那么拘谨了，你已经

悟到：诗植根于生活，但诗对生活的把握是以想象的方式，而不满足于直接的摹写。你可以看到：在《北国兵歌》的某些篇章中明显地存在的那种“紧密配合”式的贴政治标签的现象已经绝迹，而你的诗的价值不是因而降低了，而是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例如你写战士在哨位上迎接黎明，他有了作为卫国者的自豪，你把这种自豪感提炼为：

“每天，当星星月亮悄悄地隐没，是我，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我把太阳迎进祖国》）。一种新鲜洒脱的想象，代替了在这场合往往易于出现的空洞的辞藻。再如在《树挂儿》中，你展现了迷人的景色：浓雾，大雪，一夜奇寒，造就了一束束美丽的树挂儿——

但见一片晶莹的云，
一片纯白的霞，
如同神话的世界，
世界的神话！

（谢按：上述引诗，“神话”改为“童话”更为妥切。）在这样晶莹纯洁的冰天雪地里，隐藏着祖国的忠实保卫者。你没有直接去歌唱他们的业绩，只是借助于自然的美来映衬心灵的美。这首崭新的颂歌，在艺术上有着明显的突破。透过你的这样美好的诗句，我听到了你的这类兵歌的主旋律，那就是你对于人民的歌颂：茫茫的战烟中，你看到了为了掩护战士而满身弹洞的“大树”，那是人民；甚至在延边的田埂上，你看到了头顶秧盘的朝鲜族妇女而忽有所悟，喊道：“人民是土地，人民是土地！”

你的兵歌唤起我的共鸣，它们同样勾起了我对于“战烟的追念”。无论曾经是士兵的我和如今还是士兵的你，我们不是不爱和平，我们同样梦想着有这样的一天：全世界的人民都如同那只没有国界的“飞来飞去的小蝴蝶”……。但在我们的边防随时都可能燃起战烟的今天，我们仍然要唱雄壮的战斗之歌。这当然是借以鼓舞战斗者们护卫人民与祖国的信念。

从《北国兵歌》到《鸟儿们的歌》，你走过了一段路程。回顾来路，我为你高兴：你的思想较前成熟了；对于诗歌艺术规律的认识也较前明晰了，你正在走向属于自己的创作新阶段。当然，前面还有很多关隘需要冲破：你的语言还较平板，你还不善于在生活的基础上大胆地“弹跳”，一般地，你只停留在对生活的含义作精辟的阐发而显得不够“超脱”。你当然不应满足，我坚信你也不会满足。

以往的生活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变得认真和严肃了。今后的生活当然也不会是一条坦途。也许命运注定我们将以笔为生。笔之对于我们，犹如枪之对于战士。最近，我常常觉得手中的笔的沉重。我觉得，不论是纯洁还是勇敢，对于我们手中的笔，都是一种切实的需要。你那首《有骨气的笔》让我颤栗。那只没有骨灰的骨灰盒里，装的是一支笔，那是张志新的笔。这支笔，如同你的那些“鸟儿”一样，其中，有热烈的歌颂，也有无情的攻击：

“有的笔，充满了自私与邪恶，有的笔，宁可

否定真理，也不否定自己。”我和你一样，都真诚地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笔，都如张志新的笔那样的正直和犀利。

是去年吗，你到了葱绿的海南？你把真挚的歌献给了那些“可敬的仙人掌”。不知怎的，我把“可敬的仙人掌”和“有骨气的笔”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了：

花根上有一圈尖尖的刺，
我赞美你开了花也不走样；
果子上也长着一簇簇刺，
我钦佩你结了果照样有锋芒！

记得去年，我对你说过：读了《鸟儿们的歌》，产生了象是小学生聆听了老师有趣而寓有深意的故事之后的满足心情。如今这支仙人掌之歌，竟使我怵然动容！我诚然不曾开花，也不曾结果，然而，然而，我能有、而且能始终保持着那些刺样的锋芒吗？

谢 冕

一九八一年春寒之夜于蔚秀园